

关于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的一封信

石楠大姐，您好！

春节期间收到您寄来的新版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，认真看完了，掩卷之后，似有话要说，信笔写来，算是同行间的一次笔谈吧。本书初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，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，旋即引起关注。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第二版。18年后，这部书的第三个版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，还是为人瞩目。一个作家的作品，前后历经35年却还有新版面世，本身就说明了这部小说的生命力和影响力，在此我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！时间过得真快，回想起来，我们相识竟有四十年了！作为同一时期的写作者，我们共同经历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火红的岁月，也饱受过一样的风雨侵蚀。虽然我们是两代人，对小说的理解与写作方式也不尽相同，但对文学精神的探求是一致的，这也是我读过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有感而发与您笔谈的理由。

那一次我们通电话，您说，这部书最初的萌动，是在您的成名作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之前。那时您就有了为柳如是立传的一念。而促成这一念的，除了柳如是的传奇人生、风骨人格，还在于其文采飞扬的词章。您为此倾倒，于是才会有后来的五载笔耕，四易其稿。正如您在第一版后记中所言，“为不见经传的巾帼才媛立传”，是你向读者许下的诺言。其时您50岁，正值写作最好的状态。您读了大量的柳如是的作品和背景资料，还专门去苏杭等地进行寻访，得到一些专家与朋友的相助。陈寅恪先生的大著《柳如是别传》您“反反复复读了数十遍，书都翻烂了”。可见您下了多大的功夫！对写作这部书，虽然艰难，但已具备足够的信心。与之相随的是您的毅力，您深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写作，而是勇敢的自我挑战。毕竟时代已经过去数百年，因此您只能积极调动自己的想象力，并进行大胆而合理的虚构。在第一版后记中，你这样写道——

创作是在我心中完成的。它似河东君，又不似河东君。从始至终，我的心被一种求索独立自主的悲凉号子冲击着，她走过的路，经过我的心灵的震颤和锻造，我已经无法分清她和我了！它是我用生命的丝结就的茧。

这段话很好地反映了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态度与心境，也是一个小说家为自己的作品确定的基调，似与不似之间，从前的传主和今天的作者已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，不妨看作这依然是一种独特

的感情共鸣与精神默契，之后的一切都将顺理成章。如果说《画魂——潘玉良传》尚没有摆脱一种习作感，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则显然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，是您的一部力作，为中国传记文学增添了一笔浓重的色彩。

传记小说，显然不同于人物传记。前者属于文学，是在依据一定的史料基础上，进行合理的虚构与推演，以文学的手法讲述故事，完成人物的塑造。后者则应归为史学，更多的是立足于史料，尽可能地去掉文学性的虚构与推演成分，甚至不作发挥，独存判断。这是我个人的一孔之见。所以，您的这种选择，我以为是智慧且合适的。但是，合理的虚构与推演，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作者认知与情感的指引与牵制，从这个意义上，不同的作者笔下会有不同气质的“传主”。您笔下的柳如是也自然不会同于其他人笔下的柳如是。作为一名资深且知名的女性作家，您对事物的敏感与捕捉，以优雅而细腻的文笔，一直是在追踪着这位命运起伏不定且富有传奇色彩女子的行为轨迹。同时又无时不在揣摩柳如是于不同时期变化着的心理。齐白石先生有句名言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”此言不仅道出了画理，也道出了一切文学艺术的真谛。但这种对“似与不似之间”的拿捏与把握，实在难能可贵，仿佛同呼吸共命运。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以饱满的笔墨，对柳如是的几段感情经历进行了精彩的描绘和刻画，从对宋微舆的懦弱而斩断情丝，到对陈子龙的爱怜而无奈放手，以至于后来对钱谦益的仰慕到失望绝望，都给人印象深刻，感慨唏嘘，也是意味深长。三段感情如梅花三弄，彰显着欲望、爱情和归宿，风月无边，但造化弄人，最后都成了无尽的忧愁，付诸东流。

这部书在整体叙述上也是有特点的，阅读过程中，我能感受到类似古典诗词的韵味和传统戏曲的气息，能感受到大江奔涌式的壮烈和江南小桥流水般的温婉。有些段落，细致的描写营造而出的画面感，读起来又如观赏一部电影。人物的活动、交流，情节的推进，故事的发展，都笼罩在这种风云莫测的氛围之中，这与明末清初时期的江南文人生活气息、精神面貌是相

吻合的。那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苦中作乐式的浪漫，更是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下的夜宴笙歌，而女扮男装的柳如是周旋在这些失意男人醉生梦死的世界里，却活出了女人的灿烂，可歌可泣，着实巾帼不让须眉。可以这么说，一部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，显示出作家石楠的文学见解与写作功力。然而，个人的经验告诉我，作者的得意之作未必就是读者喜爱之作，也未必是舆论的追捧之作，如同某种奖励未必就是荣誉。但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，自我的评价界定永远是第一位的，写作中的甘苦外人无法体味，这便是写作者与生俱来的满足与幸福，所谓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

从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中，可以看出您对柳如是作品是熟知的，从《戊寅草》到《湖上草》，从《柳如是诗》到《柳如是尺牍》，这些作品穿插在小说里是一笔异彩，增加了人物形象的魅力和作品的书卷气。早年在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的履历，让您具备很好的古文基础和古诗词鉴赏的能力，为这部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支持，而您又有一位富有艺术素养的老伴程必先生，这位可敬的“第一读者”时而发出的“第一建议”，又无疑对这部书的创作给予了帮助。程老生前我也见过，生活中的他看上去是一位寡言少语的老人，但一双眼睛透着睿智。程老还写得一笔好字，曾经手抄了《画魂》印行，琴瑟和鸣广为称赞。读完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，我的眼前便又出现了那一次与你们二老相谈的情景，真是美好的记忆！

最后，我想谈谈这部书的结尾。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以“死谏”一章作结，让柳如是拔剑刺死了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钱横，然后悲壮自刎。这种安排让我意外，也自然引起我的关注与思考。显而易见，您笔下的钱横是一个虚构的反面人物，却贯穿始终，他与柳如是之间构成鲜明的打压与抗争的关系，层层递进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。这种构思无可厚非，但我觉得，柳如是的抗争不应是这样的方式。陈寅恪先生对柳如是有这样的评价——“侠气、才气和骨气，在柳如是身上，可说是三者合一”。这里的“侠气”，我以为应是勇毅、磊落与担当。不知什么原因让您有了如此重大的改写，是对钱横之类的憎恨？还是在柳如是身上寄托了复仇的理想，以强化其烈女



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
石楠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千秋？对此，我尚有不同意见，容我直言不讳。

清康熙三年即1664年，83岁的钱谦益病歿于杭州。其时柳如是46岁，很快就受到了钱氏家族的集体敌视与排斥，并企图剥夺其家产，终日纠缠不休。面临着失去生活依靠，无助的柳如是也失去对人生的最后希望，遂于当年投缳自尽。这是历史上的记载，有案可稽。还是在大学时代，我第一次看到柳如是最后选择的这个结局，不由震惊悲愤，深深为此感动。在我看来，身若孤鸿的一代才女柳如是，在国破家亡、万念俱灰之下的自我了断，以此作最后的抗争。这举动，与其在明亡之后欲以自沉明志是一致的，大义凛然，令人景仰。柳如是不是秋瑾，抗争也不等于复仇。她的存在意义，即在于她以一个风尘弱女子之力，对压抑的政治环境和不堪的人情社会，表达出不失尊严的反抗。这反抗是非暴力的，是无声的，但绝不是无力的，这就是柳如是。

又是岁在甲辰，柳如是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360年，六个甲子过去了。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的再版，便是对这位侠女才媛最好的纪念。行文至此，我不禁想起2003年秋天，我到苏州而特地转去常熟，只为拜谒柳如是的荒冢。那是一个并不晴朗的上午，我来到了虞山之下，心中纳满了苍凉。黄叶飘零，我的眼前不过是一堆黄土，然而在我的心中，则屹立着一座高山。事隔20年后，我于故乡泊心堂的南窗之下，填了一首“西江月”，以凭吊芳魂——

昔日芳魂何处？
虞山荒冢春秋。
琴棋书画尽风流，
八艳秦淮魁首。
休论红颜薄命，
高洁常在青楼。
一条白练去国忧，
如是我闻咏柳。

三月过半，春光正好，祝石楠大姐健康长寿！

潘军，2024年3月14日



落花人独立——柳如是造像
潘军 作

